蜀山劍俠傳/2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〇一回　照怪仗奇珍 泠泠寒光燭魅影　行兇排惡陣 熊熊魔火煉仙真

下一回▶

翟度見金光已去，不曾親身押送，試用遁法，竟能昇起。雖料道姑行時情景不會如此便宜釋放，總覺有望得多。遲疑了一會兒，揣測不出敵人是甚行徑。一摸法寶囊，新得雷音椎也不知何往。祇得入林穿好衣服，相機逃走，赤着身子，剛往林內跑進不幾步，眼剛看見地上衣服和斷劍頑鐵，倏地眼前奇亮，冷侵毛髮，一道金虹橫亘前面，休想過去。幸是步行，進得不猛；如用遁法飛行，驟出不意，撞到金光上去，全身非成粉碎不可。就這樣相去金光還有四五尺遠，寒芒觸體，已經皮破血流了好幾處。翟度不知敵人用西方太乙真煞之氣將他上下五方一齊禁住，祇留一條歸路。明知不能硬闖過去，又覺赤身飛行太已難看，打算由左右兩面繞過。不料那金光竟是活的，任走哪一面都被擋住。萬般無奈，祇得赤身逃走。及至飛起空中一試，除來路外，無論上天入地，中左右三方，俱有一道半圓形金光攔住，隨時舒展，變化無窮。並且下面也被兜住，一飛起不能再往下落。祇往回路退尚可。休說前進，稍一停頓，便追逼上來，略爲挨近，便如萬針透體，痛得徹骨鑽心，萬難禁受，如影附形，不失尺寸。這纔知道厲害。先想妖師狠毒，回山所受罪孽勝於百死。有心讓金光裹去，一樣是死，可少去無邊苦難。又恐仙法厲害，形神俱滅，連自殺也難討公道，不是連鬼都做不成，豈不冤枉？正在心悸魂驚，猛想起適纔所聽仇人之言，明放着還有一個逃的，便是奉命看守絳雪的獸奴。自己何不悄悄逃回，先把衣服換好，滅去行迹，把罪過全推在逃奴身上？就說自己因追逃奴，遇見仇敵，把飛劍、法寶奪去，逃了回來。師父雖然翻臉無情，畢竟是自己門徒，又蒙寵信，加以申

武暗助，不是沒有活路，何苦行甚短見？

念頭一轉，自信有了生機，惟恐歸遲，妖師已醒，不便掩飾勾當，立即加緊飛行。到時天已入夜，見洞門封禁，妖師要到明午纔醒，正好先和申武商量，急匆匆開洞而入。回顧金光，仍停洞外，並未追進，心又一放。忙趕向自己房內，待取衣服更換，忽聽身後獰笑道：「師兄怎回來了？害得我們好苦！」回頭一看，正是申武。方覺辭色不善，心虛愧怯，還欲好言求告，申武面色驟變，突由身後將備就的妖幡向前一晃。翟度知那妖幡乃妖師所煉攝魂禁制法寶，除妖師本人，誰也不可抵禦。事起倉猝，不能逃避，暗道一聲：「不好！」人已昏迷倒地。

原來妖人師徒都是那一般奸惡狠毒心性。申武初救他時，一則同惡相濟，看出妖師不想罰他，恐他受刑時情急反咬，祇要不死，記上仇隙，便是日後大患。救完纔想起他是大弟子，最得妖師寵信，今日犯了重條，居然寬免，可知恩眷猶隆。有他在前，終顯不出自己。明有去他之機，偏又膽小顧忌則甚？方想起後悔，難得翟度色迷心竅，竟想背師挾逃，這一來正合心意，表面相助，實則借此去一心病。初意此舉犯了大惡，永無回山之日，即便日後師徒狹路相逢，他那道力勝過自己，至多怪自己不該爲他說情。妖師素常護短，加以情真罪實，狠毒過深，就他反咬同謀，也會不信。所以任他從容逃走，祇作不知，本沒想到舉發。及至翟度走後，申武想起妖師丹房祇他一人能夠出入，忽然心動。忙跑去一看，丹房大開，不特失去不少法寶，獸奴沈騰的本命真靈也被人破了禁制放掉。不由又急又怒，趕往前洞石穴一看，沈騰獸皮棄地，人已逃走，還算洞門不曾開放。心恨翟度不留餘地，知道此時若急喚醒妖師，或許尚可追回。無奈自己曾助同逃，此時一追，必當有心暗算，出爾反爾，勢非反咬一口不可。枉自痛恨，告發不得。一會兒又發現穴旁石壁上用劍刻有字迹，過去一看，竟是沈騰所留。大意說他爲復師仇，誤投妖人。陷身爲獸以來，目睹妖人師徒積惡如山，限滿就蒙收錄，也必同受大誅。無奈元神受禁，欲逃不得。不意難孽忽滿，妖人打坐終日，翟度乘機挾美同逃，又去丹房盜寶，出時匆匆，忘卻禁閉，被沈騰暗中發現。仗着昔日善於應變，師傳諸寶未被沒收，等翟度逃後，便往丹房破了元神禁制，穿山地行逃走。法寶爲翟度所盜，自己未取一物等語。申武心想亂子實在太大，妖師醒來決脫不了干係。回到後洞，又和甘氏兄弟商量了一陣，俱都聽了膽寒，無計可施。驚醒妖師舉發，原極容易，偏是顧慮太多。最後打算捱到子夜過去，翟度逃遠，無可追尋，妖師功行也將圓滿之時，作爲翟度久離後洞，不見進來，前後呼喚，發覺此事，便行告警。商定以後，仍是提心吊膽，憂急不已。情急之下，如非妖師有護身神光，人一近前立被禁制，直想就此行刺，以免後患了。因此一來，三妖徒哪敢再爲大意，又恐沈騰逃出，勾了外人前來，不時分人往前洞查看。瑤

仙還不怎受折辱，蕭玉卻添了無數罪受，三妖徒每一巡到所居獸穴，少說也得捱上兩鞭。總算翟度沒等入夜便自迴轉，否則不知道還要受許多屈打。

事有湊巧，翟度回時，正值申武出巡。頭層禁法一破，聞得鬼嘯之聲，先自警覺。先還當有外敵侵入。連忙隱藏在側，觀察來勢如何。估量能敵，擒住獻功；否則立即行法報警。第二層洞門煙光鬼影散後復聚，已覺來者像是本門中人，但除自己和翟度外，別人又不能隨意啓閉出入。心方奇怪，來人已經現身，正在行法封洞。定睛一看，正是翟度，赤身露體，前身好些血迹，寶劍已失，祇一空革囊懸在腰間，狼狽已極。事出意外，滿腔怨毒一齊觸發。事已至此，決計先下手爲強，將他制倒，先問明瞭因何去而復返，再想卸責之計。便乘翟度行法之際，悄悄趕往後洞，將妖人那面鎮形妖幡取將出來，掩向身後趕去，一下將翟度制倒，送至中洞鐵環上面吊起，待醒過來追問經過。翟度祇當妖師已經發覺，命他先行拷問。申武再拿話一誘，又未真個動刑，仍把他當做惟一救星。心想瞞他不得，竟把真情說出，託他少時從旁關照。假說獸奴沈騰早與外人勾結，乘師入定，破了丹房禁法，盜了法寶，挾着美人同逃，被自己走出無心發現，臨事倉猝，不及報警喚人相助，忙即追出。不料中了誘敵之計，追出百里外，遇見沈騰預伏的同黨，慘敗而回。申武聽他不打自招，心中暗喜，假允助他。祇說師父盛怒莫測，不過修煉正勤，發覺以後重又入定，並非無望。寬慰了兩句，徑回後洞與甘氏兄弟一說。二甘昔受翟度欺凌，本有夙怨，又怕申武，自然惟命是從。一同把話商妥，使他到時無法反咬。翟度如不被對頭逼回，申武還在舉棋不定。這一回洞，恨不能一下便將他制死，自己纔能免禍。主意越惡毒越妙，哪裏還肯念及同門之誼，將沈騰壁上留字告知。

吊到次日正午，林瑞醒轉。申、甘三妖徒把預定的話一說，林瑞本就耳軟，立即暴怒，親赴中洞拷問，翟度仍自做夢。妖師早看過沈騰留字，容他把話說完，祇冷笑一聲，便命喚來瑤仙和三獸奴隨侍觀刑。翟度一聽觀刑，還當申武已爲先容，不過和日前捱上一頓苦打拉倒。哪知妖師先入爲主，恨他刺骨，死前還要借他威嚇瑤仙。人和獸奴喚到以後，妖師又命重述完了前事，方喝施刑。申武跪請道：「昨日弟子恨他不過，因師父未醒，祇將他吊起，便喫亂罵，並恐嚇弟子，如不隨他欺騙師長，便說弟子主謀。他平素兇橫，今又背叛恩師，天良喪盡，到了急時，難免出言無狀。好在人證確實，何苦聽他狗嗥，不如先把他口封了吧。」翟度見妖道滿臉殺氣，神氣異常。又聽話音不對，要想辯白，又恐申武多心。念頭一轉，猛想起妖師今日不宣罪狀，便命行刑，與往日不類。申武又請師父封口，分明處治不輕，莫要爲人所愚吧？一着急，剛喊得一聲：「恩師！」妖道倏地兇眉倒豎，怪眼圓瞪，手指處，翟度口便閉住，出聲不得。申武隨即向衆人歷數翟度罪狀。並說：「師父怒懲叛徒，已定將他摘髮洗髓，剝皮抽筋，燒肉刮骨。受完

本門六大嚴刑之後，再將他生魂收去祭鍊法寶，永淪苦役，俾衆知儆。」說罷，照着前言如法施爲。妖道師徒雖然狠毒，似此酷刑也還不輕易全數施用。祇因林瑞連失重寶，怒不可遏；申武又惟恐制他不死，永留後患，弄巧當時就受牽連，極力煽惑從重處罰。不想妖師竟是怒極，死前還要他備受荼毒，未出已經內定。申武自然不便改口勸說，因恐情急反咬，索性連口也給封住。這六樣毒刑全是妖法，一經施爲，休說瑤仙、蕭玉見了膽寒心悸，嚇得戰戰兢兢，不敢仰視，除妖人林瑞外，便申武等三妖徒也都心惻，起了兔死狐悲之感，不過沒敢現於神色罷了。也是翟度惡貫滿盈，該遭此報。疼得目眥皆裂，不能張口號叫，祇鼻中顫聲慘哼不已。林瑞更恐他失去知覺，又用妖法將他心神護住，使他生歷諸苦。受到第五次火刑時，肉被陰火燒盡，流了滿地膏油，人剩枯骨，還未死過一次。終於受完刮骨之慘，奇痠奇痛，心都痛落，方始撤去刑法。由林瑞下手，劍刺前心，將真魂收攝了去，又使衆人目睹一次煉魂之慘。一時滿洞陰風，鬼魂哀號了好一陣，方始停止。

林瑞跟着喚過瑤仙，問她心意如何。瑤仙受了沈騰指教，慷慨陳說：「現雖認服，但是身有丈夫，祇能拜在門下，甘爲獸奴，別的死不奉命。」林瑞因日前走火入魔，有了戒心，盛怒失意之下，色心大減，脫口應允。但心終愛惜，便取一馬猴皮來，與瑤仙行法披上。並示意衆弟子不得凌踐，且等三年期滿再說。夫妻二人同爲獸奴，自更容易親近，每當無人密聚，談起身世傷心，便痛哭一場。日子一久，竟被妖徒甘象掩來偷聽了去。林瑞事後本就生了悔心，無奈不能改口，生性又不願在法令以外強人所難。曾允瑤仙祇要迴心相從，立可復體爲人。一心還想將她丈夫捉來，不料竟是蕭玉。素以公正自許，奴期未滿，無故加害，又覺說不過去，心裏也未始不讚嘆瑤仙志節，空自忿恨，發作不得，聞報祇獰笑一聲。衆妖徒看出師父心意，愈發與蕭玉過不去，幾乎每日必有兩次拷打。夫妻二人，一個身痛，一個心痛。似這樣度日如年，苦捱了兩年多。屠、談二妖徒因林瑞行法用人，未等期滿，先行戴罪權釋，復體爲人。於是獸奴祇剩這一對苦夫妻服役，愈發勞苦。瑤仙因將限滿，妖人愈發垂涎。衆妖徒仰體師意，知瑤仙早晚必爲收用，不敢凌辱，都並給蕭玉一人受用。瑤仙想起事由己起，看他受苦，又是傷心，又是疼惜，其罪甚於身受。還算五行有救，沈騰傳了熬刑之法。雖恐妖人師徒察知，引出殺身之禍，不是萬分難熬，不敢當場使用，畢竟事後可以定痛復原，否則不死也祇半條命了。

這日甘熊、甘象爲追禿鶖傷了蕭逸、吳誠，喫歐陽霜靈符驚逃回洞報知林瑞以前，恰值申武正在毒打蕭玉。瑤仙見比往日要重得多，尤其申武對於蕭玉傷好得快已起疑心，每遇他打，休說當時不能行法護身，連事後都須痛上些日，纔敢緩緩醫癒，真個慘酷已極。瑤仙一時痛惜過甚，激於義憤，奔尋妖人哭訴說：「師父如以弟子爲不堪造就，就不應

收諸門下。既蒙恩允收錄，照着本門規條使爲獸奴，原意不過令其多歷艱苦，試察向道之心堅誠與否，而定去取，並非置之於死。今獸奴蕭玉身服獸役將及三年，從無大過，平日無端受諸先進同門打罵凌踐，祇有忍受，從未絲毫不服。現期限將滿，瞬即復體爲人，得列門牆，永受師恩。理宜念他服役勞苦，稍示體恤；不料反而變本加厲，常遭毒打，死而後生。如說向例如此，弟子與他同爲獸奴，且因身弱力微，難任苦役，何以獨蒙寬宥？便新近復體的談、屠二位先進同門爲獸奴時，也未受此苛待，實令弟子不解。蕭玉乃弟子丈夫，同穴同衾，誓共死生，千災萬劫，均願共受。爲此冒死陳情，務望仙師大發慈悲，念其已服苦役三年，有功無過，請示諸先進同門仰體仙師恩意，無故不得加刑，感同二天。即或弟子愚昧，莫測高深，不能寬免，也請特降殊恩，許弟子代受刑責，以示公允。」說罷，拜伏不起。

林瑞見她慷慨陳詞，言中有物，始而勃然大怒，目閃兇光，幾欲就將蕭玉當時處死纔稱心意。聽到後來，竟爲瑤仙百折不回的志節至情所奪。心想：「自己生平言出必行，永無改悔。論這一雙男女資質心性，實在所有門人之上，如得真心歸順，必能光大本門。爲這一念私慾，白白將他二人葬送，此女心志依然不能轉回，這是何苦？」念頭一轉，不特收了醋意，反倒有心成全起來。照例獸奴期限未滿，至多問個姓名，不問來歷。這時意欲市恩，先期開脫，便令瑤仙細說家鄉姓名以及訂婚經過。並允實說以後，酌情開恩，與蕭玉一同復體爲人，夫妻同拜門下，從優看待。

瑤仙處於積威之下，長日提心吊膽，此舉不過恩愛情深，一時悲忿所激。先見妖人神色獰厲，知他翻臉無情，一個不好，便連蕭玉一起葬送。說完方在心悸，不料妖人略一尋思，反加溫慰。被陷日久，深悉規律，妖人從無虛言。這一問到家鄉來歷，即知超脫有望。驚喜過度，心中怦怦亂跳，神志皆昏，惟恐錯過良機，毫未思索，便將家在本山臥雲村說出。等到說過好幾句，纔想起關係全村禍福，又悔又急。還算見機得快，妖人靜聽不曾發問，先未說出遠近。先時又由沈騰口中得知妖人好些畏忌。一面陳說，心中盤算補救之法。更恐少時蕭玉答話不符，祇把婚事草草敘過，便與平時和蕭玉預商對答的話一樣。至於臥雲村坐落，因出走迷路，連在山中奔竄月餘，又經仙師飛空接引，已難辨別方向途徑。對於村主之妻歐陽霜，雖說是自己仇人，卻把她的仙法本領加倍渲染。並將沈騰所說妖人最怕的人，連同鄭顛仙故意舉出，假說常來村中小住。這些人祇會飛行，別的並沒有師父仙法神妙。因來時除村主夫妻外不見外人，村主又禁人偷看宣揚，詳情不知。答詞甚巧，形迹均似，不由妖人不信。因聽本山常有對頭來往，心頗驚憂。即使二妖徒不遇蕭逸，也要暗令瑤仙夫妻一探虛實。瑤仙說完，林瑞連日正忙祭鍊，又屆上臺之時，祇喚來申武，告以二獸奴期限將滿，靜候師恩，暫免勞役，不許凌辱。申

武見談、屠二徒未滿期限，便令復體，已是本門創舉，還可說本是正經弟子，又當用人之際，從權緩役。像瑤仙、蕭玉二獸奴，直是萬想不到，大覺師父行徑反常。祇當做瑤仙捨身救夫，妖師爲色所迷，恐怕觸怒，氣悶在心，不敢多言。

林瑞匆匆說罷，剛入洞中，甘氏兄弟便受傷驚逃回山。候到林瑞事畢出來，說了經過。林瑞知是正派靈符妙用，急令二妖徒帶了法寶，二次趕去。人走以後，忽然想起適纔瑤仙所說與此相合，對方必是臥雲村人出獵，無心相遇，忙把瑤仙、蕭玉喚來盤問。瑤仙乘了妖人行法，早把喜信告知蕭玉，又把答話商妥，本心就怕他追問臥雲村坐落情況。不料事有湊巧，立即發作，妖人所問正觸心病。方想以不知遠近途向推託，妖人還未發話，妖徒已經趕回，說是被血焰針打傷那兩人遍尋無着。妖人想了想，喝令衆人一齊退出，祇留瑤仙一人在側，正色說道：「我本意實是愛你美秀聰明，欲行收納，因你不從，纔照家規處置。今已三年將近，你雖倔強，不識擡舉，寧甘捨尊就卑，捨樂服苦，這等志節，也還可取。爲了破例，特降殊恩，使你二人先期復體，同歸門下。乘這皮毛未脫、身份未明之際，現有兩條路，任你自擇，決不勉強：一是從我雙修，同享仙福，不特即日爲人，便你情人蕭玉，也是破格厚待，高出衆門人之上；一是不俟期滿，仍許爲人，但你也深知我御下威嚴，門徒不大好做，稍有違犯，便受嚴刑，罪惡稍大，更歷諸般苦難，加以煉魂之慘。師徒不比夫妻，那時休怨我情薄心狠。」瑤仙立即跪稟：「弟子夫妻蒙受深恩，情願永矢至誠，隨侍仙師門下，決知自愛。如有違犯，任憑嚴懲。」

林瑞嘆道：「我知你心難回，不過愛你太深，今當緊要關頭，盡此最後一言。從此名分已定，我就按規行事，不稍寬假了。」隨命立起，將青森森一張醜臉往下一沉，厲喝：「門下弟子與獸奴速來聽命！」衆妖徒和蕭玉忙即奔入。林瑞隨命申武取來妖牌，首喚瑤仙、蕭玉近前，說道：「照我規條，獸奴期滿，必須建一大功，或是刺殺一個親人。我料定暗算甘熊，又用幻符將他弟兄驚走的，正是臥雲村人。臥雲村也必離琵琶壟不遠。現傳授你二人仙法和我法牌，幻形隱迹，查探此村下落虛實，速來歸報。少時我再乘暇行法，將那中血焰針的兩人生魂拘來查問，究竟有無村主蕭逸在內。因所中血焰針非我親身祭鍊，法力懸殊，稍有根基生魂容易脫逃。如失效用，仍由你二人深入村中行刺，到時我還另有妙法傳授。如稍徇情疏懈，重罰不貸！」

二人一聽，知妖人惡毒。這一來，不特蕭逸，連全村人等恐無倖免。令出如山，不敢稍違。並且派了自己，還可看事行事，稍加維護；如換別的妖徒前往更糟。祇得裝出欣然之狀，當時領令，傳授起身。離開天門嶺，二人雖不知歸路，照妖徒所說途向駕起妖風，一會兒便找到臥雲村後的琵琶壟。先沒有尋到入村途徑，心還在盼地理不對，村人無路

可出，也許遇見妖徒的不如己料。及至尋到昔年出走之路，遁回村去一查，受傷的不特是蕭逸、吳誠二人，並且看那情形，生魂已被攝離了竅。祇不過妖徒血焰針法力有限，生魂太強，時去時來，不能由心禁制罷了。纔知妖人陰險已極，尚幸沒有疏懈搪塞，錯了步數，否則萬無生路。歐陽霜在也好，偏又聽說回山已久。連經憂患之餘，昔年仇怨全消，更恐禍及全村，心如刀絞，急匆匆趕回覆命。妖人正在禁攝生魂，業已問出一些虛實。見二人來去迅速，所說無虛，還勉勵了兩句。二人目睹生魂受苦，好生難過，無計可施。

也是蕭逸和村衆不該遭禍，受傷期中數日，正值妖人祭鍊要緊關頭。一則所煉魔教中妖法惡毒，大幹各正派仙俠之忌，必須坐鎮，不敢輕離，連常禁制這二生魂，都無此閒空；二則恐歐陽霜突然趕回，由此勾出正派中剋星尋來，泄露機密。意欲豁出二獸奴，成固大佳，否則二奴一旦遇害，自己立即警覺。一面把二人生魂收去，一面緊閉洞門，靜等妖法煉成，再行掃蕩全村，大攝生魂，也來得及，用心端的陰毒已極。二奴法術偏都現傳，至少也須三日纔能學全。爲此種種延緩，恰好劉、趙、俞、魏四仙趕來相救。

當日一早，瑤仙、蕭玉便持了代形禁制之物幻化入村，迎頭遇見蕭清，心中一酸，妖刑酷毒，又不敢現身警告。勉強衮着膽子，幻化一隻小鹿，滿涼臺亂跑，等人一追，再往下縱。縱時轉緩，原意顯出一點妖異形迹，好使衆人警覺，速尋歐陽霜求救。偏生衆人個個憂急蕭逸，多未在意。委實智窮力竭，祇得如法施爲。先祇想拘生魂回去，這樣也許還有一線重生之機。無奈蕭逸元神堅定，不易搖動。目睹那等痛楚之狀，又不忍過下毒手。勉強捱到下午，時限已迫，妖人已在行法催逼。方在舉棋不定，劉泉等四仙俠也已到來，當時破了妖法，全數擒住。初意難免刑誅，死後還須受那煉魂之慘。不意臨機天良發現，一念之善，反而因禍得福，復爲生人。飽經劫難之餘，痛定思痛，瑤仙述及身經，固是聲淚俱下；便蕭玉驚魂乍定，聽到傷心之處，也是飲泣不止。

蕭逸經此一來，反更憐愛瑤仙。問完經過，立命準備鮮衣美食，請二人享用，並命二人分別宿在自己前後房內，等到事完，再行正式完姻。二人自是愧悔交加，感泣不已。白水真人劉泉見俞允中聽得眼圈都紅，笑道：「俞師弟真個情種。適纔不曾問明是非，先代二人求情，已是荒唐。如今又替人灑同情之淚。神仙中人，似你這樣欠通達的還是少有呢。」允中道：「人非太上，孰能忘情？修道人多情，易惹世緣，那麼誅邪除害，總該分所應爲吧？」劉泉笑道：「妖人伎倆，我已看透，現在我靜等他入網。他如見機退縮，再往天門嶺除他。」說時忽覺有變，正向允中示意準備，語聲纔住，猛聽窗外厲聲大喝道：「祇恐未必。」瑤仙、蕭玉一聽，正是妖人林瑞口音，肝膽皆裂，「哎呀」一

聲，幾乎跌倒。劉泉忙喝：「各人速去牀上，不可慌亂。妖孽自投到來正好。」說時，左手一揚，飛出一團青熒熒的光華，連人帶牀一起罩住。同時又是一道白光，連人穿窗而出。俞允中自把飛劍放起，守在青光外面不提。

劉泉見妖人竟破了禁制深入，如非先行發覺，應變神速，室中諸人難逃毒手，不由又驚又愧。妖人到時，一聽劉泉正說大話，心中忿怒已極，原意當堂出彩。不料敵人已早識破，口裏說着話，暗中已有準備；爲防萬一，在妖人搭話以後，還用法寶將室中諸人罩住，纔行飛出應戰。妖人枉自暗下毒手，竟無所施，也是又急又怒。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。劉泉因妖道已經突圍深入，陸地金龍魏青、七星道人趙光斗此時不見，定被妖黨絆住。惟恐妖道傷害村人，面上無光，下手更快，連話都未搭，飛劍出手。跟着又把金鴛神剪放起，化成兩股交尾虹霓，直朝妖人絞去。

原來林瑞自從盤問瑤仙，得知臥雲村外植有七禽毒果樹，急於將它毀去，偏因祭鍊正忙，師徒六人急切間不能分身。直到劉泉等到的這一天，纔得分出甘熊、甘象二妖徒前往毀壞。二甘走後，忽又想起顛仙道法高強，既在村外植樹，必有法術禁制。二甘法力有限，惟恐不濟，又命申武趕往相助。不料先後遇見劉、趙等四人，大敗逃回，說起敵人持有金鴛神剪，並精五行陣法。林瑞一聽，便疑是苦鐵長老得意弟子劉泉。又聽妖徒說，看四人神情，好似專爲往元江取寶，路過此山，與村人並不相識。心雖忿恨，一則無暇抽身，二則劉泉深得苦鐵真傳，頗爲難惹，也就罷了。二奴已經先行遣走，並無警報告急，愈發斷定四人與蕭逸無關，放了心，靜候歸報。及至晚來祭鍊完畢，二奴仍無迴音，方生疑慮。試一行法查召，也無反應。先料二奴被人擒住，怪二奴去了一日，遲不下手，纔有此失。不是叛師投敵，也是徇情，貽誤事機。立即暴怒，要用妖法火焚二奴。剛把生魂攝到，知喫人算計，將妖法破去，放了二奴元神，纔知村中來了異派中能手。因值妖法完功在即，先命屠、談二妖徒往探。二妖徒一到，趙光斗、魏青二人便催動劉泉所佈五行埋伏。談飛首先入伏，喫乙木之氣圍住。林瑞門下妖徒道力多半不高，卻極精於各種遁法。入伏以後，還在妄想用木遁逃走。不料日裏劉、趙二人見申武一逃，便知妖徒俱精五遁之術，事前又經商定，除惡務盡，見了就殺，不比日間是想生擒，逼問口供。見妖徒又想逃走，如何能容。趙光斗忙即發動生克妙用，化出丙丁真火，將談飛活活燒死。屠三彪在空中瞭望，看出形勢不妙，連忙逃走。因隱形法早在飛近埋伏上空時被仙法破去，念頭纔動，俞允中、魏青雙雙截住，兩道劍光夾攻一絞，登時了賬。申武趕來接應，一見二人慘死，自恃持有法寶，妄想乘機傷一仇敵再逃。又喫趙光斗破去他的血焰針和林瑞昔年慣用的一面妖幡，用七星劍困住。申武知難倖免，祇得拼斷一臂，纔得逃了回去。

林瑞連遭挫折，又聽對頭就是申武等日裏所遇四人，怨毒愈深。情知邪正不能並立，劉泉等必已投到正派門下，行藏已露，除卻一拼而外，自己不去，仇敵也要尋上門來。恰巧妖法已近完成，祇略差一點功候。忙把申武傷先醫好，將三妖徒齊喚近前，分別各傳了兩件法寶，告以勝敗存亡繫此一行。一面設下極惡妖陣，準備事若不濟，誘敵入伏。一切停妥，天已半夜。師徒四人一同起身，飛近臥雲村上空。因知下有五行埋伏，除自己外，妖徒入伏立被陷住，便照預計，各用妖法先幻化成四個假身落下。趙、魏二人前次得勝，未免有些輕敵，一見空中黑影飛落，立將陣法催動，滿擬仍和上次一樣。不料妖人神通廣大，竟然將計就計，借用此陣五行生剋妙用，帶了妖徒，隱身遁落，衝過五行埋伏，直到蕭逸所居峰下。林瑞算計這類陣法十分厲害，易蹈危機，每當陣法發動最烈之際，左近房舍人物難免不遭損害。對手不傷村人，行法人防有誤傷，必似幕篷一般，祇邊沿及地，當中空懸，將所護人家遠遠籠罩，中間空隙和近人家周圍決無埋伏。祇要衝過此關，便可爲所欲爲。初意一過陣限，自己去敵劉泉，餘下三妖徒也不和敵人正經交手，各自隱形亂放飛劍和血焰針，見了村人就殺，以消毒恨。非到萬不得已，不許用法寶與敵人硬碰。用心端的毒辣非常。

合當村人不該遭此慘劫。劉泉因這五行陣法不能離人家太近，中有空隙，爲防萬一，除在房外另設一層禁制之外，又幻出了些虛景，雖未將妖人攔住，應變卻是快極。妖人師徒又是初來，見陣勢廣大，以爲村人俱被聚集在內，直往中央落下。否則村中房舍人家甚多，地甚遼闊，十九不在陣法籠罩之下，縱有準備，三妖徒不隨入陣，徑直分頭亂殺，劉、趙四人勢難兼顧，必有多人送命無疑。趙光斗又持有苦鐵長老臨化以前，賜與劉泉的一件名爲寒犀照的奇寶。此寶形如古燈檠，乃用洪荒以前異獸寒犀之角所製，上有握柄。祇要如法晃動，便有數十百丈畝許方圓一股寒焰發射出去，光照之處，物無遁形，任多高妙的隱形法也喫破去。當妖人師徒所幻替身飛落時，趙光斗因來人不曾隱形，先將陣法催動，未用此寶。等到四幻影被五行真氣所毀，敵已乘虛而入，同時趙光斗也覺出敵人有形無質，雖料是妖人所煉鬼物，終恐上當，一照空中無甚人迹，爲防萬一，便用此寶上下四外一陣亂照。寒焰照處，恰將妖人師徒隱形之法破去，這又佔了好些上風。趙、魏二人見有四人衝圍而入，不禁大驚，忙即飛落追殺。

林瑞行動神速，已到了蕭逸房前。三妖徒正在忙於分頭殺人，猛瞥見七道星光夾雜一道青光電馳飛來，隱身法已被敵人破去。驚弓之鳥，知道厲害，不能再顧傷人，祇得各用法寶、飛劍迎敵，甘熊狡詐，日裏又喫過苦頭，心想：「敵二我三，今晚師父分賜諸寶，祇自己所得最次，看來也敵人家不過。何不由申武和兄弟各敵一人，自己乘隙抽身，好

歹先弄死幾十百個村人，少泄忿恨。如若師父不能得手，我不在敵我相持之下，逃走也較快些，省得和先前探村三人一樣，白受傷亡。」不料這一轉念取巧，反倒死得更快。趙光斗七星劍本來可分可合，又知妖徒各有無數血焰針，自己雖不怕，但魏青不知破法，貪功好勝，稍不留神，便爲所傷。一面迎敵，忙喝：「還有妖黨尚在空中，峰上有大師兄在，所以無憂。這三妖孽有我一人在此，決難逃命。師弟速往上面防守。」魏青心實，信以爲真，剛出圈飛起，甘熊一口飛劍恰被趙光斗七星劍一絞粉碎，越發不敢再用新得法寶戀戰。恨得把牙一咬，也沒通知同黨，悄沒聲地便向峰腰有房舍處飛下，正好同時撤退。魏青見狀，忙指霜角劍飛去。甘熊怯敵太甚，耳聽腦後寒風，青光蓋頂，心膽一寒，竟忘了用法寶抵禦，回手就是一把血焰針。一片妖煙裹着無數細如遊絲的黃色的光華剛剛飛出，青光已經繞身而過，當時屍橫就地。雙方勢子都急，魏青本難躲免。幸是趙光斗早防到此，心疑妖徒詐敗，又見魏青冒失急追，忙分出一道星光趕來，恰巧擋在魏青前頭，將血焰針煙光一齊裹住，祇一絞，嗖嗖一片慘嗥，化爲黑煙而散。申、甘二人見狀心驚，不願白送，也就不敢再用血焰針迎敵。晃眼之間，飛劍全被消滅。迫於無奈，祇得把師傳法寶各自放出。趙光斗識得這些妖旗妖幡十九俱是無辜生魂附在上面，意欲積點陰功，不願將它消滅。又知妖法厲害，不敢大意，祇得分出三道星光護身，以防閃失。姑且迎禦，暗中盤算解破之法。二妖徒卻當師父法寶威力使敵人害怕，心中狂喜，口中辱罵不休，一面加緊施爲。

雙方正在相持不下，魏青飛空四望，並無敵影，本就不耐枯守。往下一看，峰前一帶妖雲瀰漫，鬼聲大作。碧火飛揚中，趙光斗七道星光已經分出一半，頗有相形見絀之勢，又聽妖徒厲聲喝罵，不由又驚又怒。忽然想起：「前破青螺峪時，師父得五鬼天王尚和陽一柄白骨鎖心錘，曾說上面五個惡鬼，除王長子是他以前朋友，誤入歧途，致爲妖法所陷，已喫解去外，下餘四個俱是生前無惡不作的妖人厲魄，尚未釋放。王長子一去，功效雖差，仍是左道中數得出的寶物，將來許能用它以毒攻毒，因此不曾毀去。那日劉、趙二師兄奉命呈閱舊日許多法寶，好些妙處，師父看出自己心羨，便說：『這些都是異派中寶物，祇劉泉的金鴛剪、寒犀照，趙光斗的六陽烈火柱，還有來歷妙用外，餘者均不值論。你既眼紅，我將那白骨鎖心錘稍微祭鍊，傳你也可。但是此寶惡毒，非遇十惡不赦的妖邪無法抵禦時，不許使用。並須另積十萬善功，以爲解除厲魄冤苦之用。異日道成，還須超度惡鬼，將它化去。你可應得？如若自問不能承受，就不許要。中途畏難生悔，祇要沒用過，也可還我。』因以前目睹此寶厲害，一口應允。到手之後，和劉泉一談，纔知事非小可。十萬善功還在其次，最難是那四個兇魂厲魄，異日無法使其改去惡根，就此超度轉生爲惡，造孽更大。有心奉還，又不便出爾反爾。仗着能大能小，一直藏在法寶囊內，準備過些時候，真要無法，祇好繳還。因用一回，四鬼便要受上好些

苦難，祇師傳時試過一次，一直未用。目前大師兄和妖人殺了個難解難分，妖徒又如此猖狂，初次下山，怎能在此丟人？此寶專破異派陰魂祭鍊的邪法，正好以毒攻毒。且顧眼前，等到將來超度惡鬼，再想主意，去向師父求告。」念頭一動，立即飛身而下。

趙光斗雖知此寶妙用，因關係甚大，魏青還沒決定承受與否，全沒想到他會使用。正想不起用甚方法破妖徒邪法，忽聽空中大喝：「妖孽納命！」緊跟着一道青光驅着一幢魔火，四個惡鬼直向妖雲邪霧之中飛去。二妖徒方在得意，不料百丈魔火自天直下，鬼聲頓息，煙霧全消。跟着煙光滾滾中，簇擁着四個大如車輪的猙獰惡鬼頭顱，如飛撲來。情知厲害，想逃已經不及。對面鬼口張處，早各噴出一股綠煙。甘象首被籠罩滿身，神志一昏，立即倒地。申武見機較早，想要飛出，下半身也被綠煙打中，方覺腿腳間一麻，已失了知覺。魏青、趙光斗的七八道劍光連那魔火惡鬼，已如潮涌一般，相次追來。上有五行陣法，還不敢往上方突圍遁走。一時情急，便用本門妖遁，往峰腰平臺妖師對敵之處遁去。剛一撥轉，猛覺下半身一鬆，身子輕了許多，彷彿有甚重物離身下墜。百忙中低頭一看，那被惡鬼綠煙噴中之處，已齊腿自行斷落，身子也不覺痛。這一來，全身四肢僅剩一條右臂。不由嚇了一個亡魂皆冒，一面加緊飛逃，一面急喊：「師父救命！」

兩地相去連上帶下原祇兩三箭地，晃眼即可到達。這時妖師林瑞正在苦鬥，先喫白水真人劉泉驟出不意，放起金鴛神剪。妖人識得此寶來歷，知道倉猝之中難於抵禦，萬分情急，用脫骨代身之法，將左手食指斷去一節，借本身血光遁出圈外。同時趕緊施展妖術、法寶，將金鴛剪和飛劍擋住，纔得免去腰斬之厄。纔一遇敵，便遭此挫敗，氣得咬牙切齒，情急拼命，將所有的妖術、邪法一齊施展出來。不料劉泉邪正兩途俱得過高明傳授，識見又多，金鴛神剪更是靈異非常，妖人稍變方法，立被警覺。妖幡取出還未及晃動，就喫兩道交尾虹霓一絞兩段，失了效用。妖人飛劍又和劉泉飛劍絞在一起，不能分開。獨門血焰針雖極厲害，數量又多，用之不盡，換了旁人，自非受傷不可。偏巧劉泉早防到此，飛身出敵時，已把一件度厄仙衣披在身上。此衣乃苦鐵長老當年未歸佛門以前，親往南極小仙源北銀凌島，用極惡毒的邪法，由千尋冰川下面鄰近地極的火竅中，酌取火蠶之絲，織煉而成。不用時一疊細紗，薄逾蟬翼，大纔方寸。用時形似一口鐘，從頭直套到腳，像一片銀白色的輕雲淡煙籠罩全身。看去空明，彷彿無物，卻能自發烈火，專禦異派中邪法異寶。後歸佛門，說劉泉不是佛門弟子，不許更換僧衣，令做方外弟子，暫且相隨，以待機緣。到圓寂時，因念生平所收門人，祇劉泉一人雖在異教，不曾用他所傳爲惡造孽，又發宏願爲他修積外功，因得早成正果。遂把昔年幾件最有名的至寶全數賜與，此衣便是其中之一。妖道成千成百的血焰針發將出來，眼看打中，忽從劉泉身籠輕絹上面發出電一般極強烈的銀光，妖針立即化爲一股奇臭無比的青煙，隨風消滅。

妖道無法，祇得將自己刺滴心血祭鍊而成的一柄阿屠鉤放將出來，準備絆住金鴛剪，暗用魔教中奢迷大收魂法，重使妖幡傷害敵人性命。劉泉又早識破，成心將他身帶三面妖幡破去。妖人口誦邪咒，幡纔取出，金鴛剪竟捨了阿屠鉤，電掣虹飛而至，仍是一絞兩段。如非見機，幾乎連手一起斷去。再看阿屠鉤時，敵人一面指揮神剪去斬妖幡，人早隱形遁開，待神剪破幡後，回敵阿屠鉤，人也出現。端的應變瞬息，捷如雷電。

林瑞空自恨毒咒罵，無計可施。再一分神查看妖徒動靜，先還遙聞申武、甘象叫罵，忽然停歇，方料凶多吉少，又聽申武大呼師父救命，百忙中回首一看，申武在前，祇剩多半人體，亡命飛逃。身後四團畝許大的魔火簇擁着四個大惡鬼頭，亂髮蓬豎，目閃碧光，血口張開，獠牙交錯，後面還有七道星光、一道青光疾飛追來，兩下里相去不過丈許。認的是五鬼天王尚和陽的鎮山之寶白骨鎖心錘，知道厲害無比，急切間萬難抵敵。甘熊、甘象必已慘死，申武兩腿也被魔火燒掉，危機一發，捱上便無幸理，不由又驚又怕。萬分惶遽之中，連飛劍、法寶都顧不得收取，一縱遁光迎上前去，一把夾起申武，揚手一團碧焰打將出去，祇聽鬼聲啾啾，一片慘叫，數十條鬼影由現而滅。魔火鬼頭略一停頓之間，妖人師徒早破空直上，接連運用五遁之術，隨着上面陣法變幻生克，連忙切斷三個手指節，化身突圍，破空飛去。

劉、趙二人忙即催動陣法禁阻，祇聽妖人空中大罵：「劉泉狗道，祖師與你誓不兩立！我在天門嶺相候，有本領的速來納命！」厲聲搖曳，由近而遠，晃眼已在遙空。餘音獰厲，猶如鴞鳴繞耳，端的神速非常。劉泉原也想以毒攻毒，用左道法術除他。祇因妖人邪法精妙，詭異無窮，所用法寶均極厲害，情急拼命而來。自己先頗輕敵，及一交手，纔知名不虛傳。全仗苦鐵長老所賜異寶，新近又得師父指點，纔可略佔上風，若論雙方功力，還有遜色，稍失戒備，難免不爲所乘，因此不敢大意。知他行使惡毒妖法，全仗三面妖幡，意欲先將三幡破去，使其伎無所施，自己有勝無敗之時，再下辣手除他。萬不料魏青會因急於建功除害，自食前言，把已說過決不敢用的白骨鎖心錘取出施展，一見妖人放出生魂煉就的碧血神焰針，便上前迎敵，空中劍鉤又不曾收去。劉泉百忙中以爲妖人既敢和此寶一敵，必然還有幾分拿手，意欲觀個究竟，萬沒料他會捨寶逃走。等看出碧焰中許多厲魄妖魂一遇魔火，立即消亡，方覺妖人以卵投石，好似借此暫緩一步，別有用心時，已經遁走。還有所遺飛劍、妖鉤困在五行陣內，雖難逃脫，但此劍、鉤均與妖人心身相合，稍有空隙，必被收去。劍還不妨暫時收下，鉤上附有惡煞之氣，收取下來，妖人隨時心念一動，便可爲害，尤須先毀，方保無慮。就此追去，勢有不能。祇得喚住趙、魏二人，收去鎖心錘。連俞允中喚出，一同運用飛劍，先把妖劍毀去。再把妖鉤夾直，由劉泉指揮神剪，將鉤截成寸段。然後會合各人劍光，緊裹所有碎鉤，運用

玄功一絞，直到化成無數鐵屑，帶着千萬縷黑煙下墜。又用仙法，就墜落處埋入土內，加以禁制纔罷。

魏青隨催起身。劉泉道：「妖人已恨我入骨，指地約鬥，妖洞中必有埋伏，決不就此甘於逃遁。村中俱是凡人，我們祇能勝不能敗。適纔妖人行徑祇是來此殘殺，所幸虛實未知，復仇心切，以爲我既有備，設伏相待，村人必都藏我陣下，意欲以此起始，分途隱身亂殺村人。如非隱身法被我破去，或是入陣以前分途傷人，即便我們怎麼善於迎禦，也是不免傷亡。妖人怨毒已深，有無別的同黨尚不可知。此行決操勝算，妖人立意與我一拼，不必忙此一時。樂得乘他回洞喘息，先事嚴防，由我將陣法展開，召集全村人等藏伏在內，由兩位師弟主持陣法，我和一位師弟明日午前同去除他。一則有備無患；二則明午陽盛陰衰，所煉生魂比較力弱，白日除他也較容易，樂得從容。」

三人自惟劉泉之命是從，隨即入室，令蕭清、郝潛夫傳知村人，連夜移集離峰三四里以內各人家中暫住，四里以外一人不留。趙、魏二人仍在空中巡視。令傳迅速，又有仙法相助，不消個把時辰，全都移居停妥。趙、劉二人重將陣法展布，因有前警，又加了一些妙用。事完，留下一人輪值守望，各回蕭逸屋內。

瑤仙、蕭玉已是面如土色，驚魂乍定。聽說妖徒傷亡殆盡，祇林瑞一人受傷逃走，明日劉、趙諸人便去掃蕩妖窟，永絕後患，好生欣慰。瑤仙本是美質，自從出走，飽經憂危險難之餘，先聽沈騰談起正邪各派修爲行徑和許多有名人物，已經起了出世之心。祇恨身在困中，死活都難，朝不保夕，怎還敢作修真向道之想。脫險以來，經俞允中示意提醒，再加目睹許多靈異之迹，不由勾起舊念，向道之心愈發堅韌了。蕭清已爲劉泉等備下居室，談了一陣，劉泉便令衆人各自安歇，自和俞允中、魏青回房習靜。瑤仙夫妻終是膽怯，借口隨侍仙師，堅欲同往。俞允中見二人膽小可憐，笑道：「我們居室就在對門，咫尺之間，外有陣法埋伏包圍，敵人萬難侵入。這裏也有防護，保無他虞。你夫妻受難三年，方得與自家骨肉團聚，天已深夜，我們又無須人隨侍，還是你們自家人稍微敘闊，早點安眠，明日靜候佳音吧。」二人被允中說破，祇得含悔遵命。

劉泉暗中留心，見蕭清根骨遠勝今日所見諸人，天性尤其特厚，自己一到，便見他言行恭謹，滿面俱是欣羨之色。因見允中隨和，易於進言，就這半日夜工夫，已經乘便求說了三次。意思恨不能當時拜師，明日事完，立即隨行。蕭逸原命他和郝潛夫陪侍仙客，按說正好乘這無人之際，再次求告。他卻將侍客之事讓於潛夫，自己仍守在蕭逸房內，不肯離去，可見他對乃叔關心之深，暗中好生嘉許。允中也有同感。由此二人起了援引

之心。郝潛夫和蕭清情逾骨肉，見蕭逸人一回生，寬心大放。俱覺仙緣不可錯過，互相密議，又看出仙人愛重蕭清，便由他首先求告，如能獲允，自己再行上前。早已拿定主意，雖然堅持隨侍，及隨劉泉等到了靜室，因恐仙人厭煩，累及蕭清也難如願，祇管恭誠侍立，並不上前瀆求。這也是二人該有此仙緣遇合。

劉泉因趙光斗一人在外守望時久，主人又備有精美餚酒佳果，別人不能勝此大任，前去替他回來。出到上空，趙光斗卻說：「天門嶺那一面妖氣甚盛，林瑞刁狡兇頑，邪法厲害，師兄雖然不怕，終是謹慎爲上。小弟法力雖非師兄之比，隱形飛遁尚屬精習，此時無事，正好前往一探虛實。師兄以爲如何？」劉泉生性最喜犯險，增長閱歷。且勝後輕敵，自恃白骨鎖心錘已經應用，林瑞伎倆素所深知，縱有妖陣，不足爲害。逃回以後，也許還要再約兩個同黨。廣行千善，不如獨除一惡。自己又還有護身法寶，正好欲擒先縱，緩他一步，看到底是甚厲害妖邪，有甚新花樣，再行下手，一網打盡。既可多積功德，以完昔年心願，還可多些見聞。深信有勝無敗，聞言笑道：「林瑞已成釜底遊魂，他那妖法我俱深悉。與其這樣，還不如喚來俞、魏二人代我防守，此時就去除他呢。」趙光斗道：「山行清苦，勝於山居。魏、俞二人尚未到辟穀地步，魏師弟更嗜酒肉，此時正好享受，何苦擾他興致？我也不願煙火，既師兄智珠在握，你我就在這裏閒談遙望好了。」趙光斗因和劉泉本就至交，見他迥非往日持重行徑，適纔已幾乎爲敵所乘，仍自輕率從事；妖人厲害，久有耳聞，雖然來此挫敗，似未盡顯神通，去時又那麼發狂叫陣，豈可疏忽？先見天門嶺上妖光煙雲濃密，現在又隱，好些異樣，本想先探一回虛實，好做準備，劉泉偏又不以爲然。深知劉泉爲人性情，不便再說，故意設詞，一同閒談觀望，欲等妖雲再起，好使知警。誰知妖雲終不再現。劉泉終未放在心上。

俞、魏二人對劉泉最爲敬畏，劉泉走後，便暢談起來。潛夫見二人好說話，愈發加倍殷勤。二人又向其盤問村人歸隱之事，兩下越談越投機，潛夫乘機跪求收錄。魏青心直計快，又見潛夫人品資質不惡，一時心喜，便說：「我們同行四人出師未久，雖然不能收錄，但你真個向道堅誠，便可代爲援引。」並允潛夫日後去往川邊青螺峪尋他，當爲引見師父。允中也說：「劉泉看中蕭清，定必有心成全。這裏雖還有不少英俊少年，但非成道之器，連你尚是勉強。請你轉告蕭清，靜俟機緣，不可再向別人吐露；更不可再向劉、趙二位說我二人已允援引，省得嫌有煩擾，累你二人都無望了。」潛夫知是實情，立即拜謝不迭。

談有好一會兒，趙光斗先回來說：「大師兄輕敵。當時如收妖鉤，又須設防，不便即追。佈置定後，本應早去，偏因話已出口，必俟明午方去。我欲往探，又說無須。那白骨鎖

心錘關係此行，極爲重要，無奈祇魏師弟一人能用。到時大師兄必分兩人留守，魏師弟法力尚淺。我總想妖人厲害，未必手到成功。意欲使魏師弟將錘交我，傳授用法，相代前往比較好些。當初師父背人祕傳，不知倉猝之間能夠精習不能？」魏青方說：「師父當初祇許我一人使用，不許轉教別的同門。」允中偷看師父柬帖，已知此行底細，但是師父嚴命不許泄露，爲免照實說明，接口答道：「趙師兄深謀遠慮，足見知機。大師兄此次雖然稍微大意一點，但照來時師父所說口氣推想，決無大害。魏師兄因有此錘，明日還須同往，勢難替代。我想妖人師徒祇有兩個，一個還是殘廢，祇要大師兄不致慘敗，這裏決保無事。並且明日女主人歐陽道友也必回村，她乃鄭師叔高足，此來必然奉命相助。到時或是留她在此坐鎮，或是一同趕往均可。妖人惡貫滿盈，決無幸理。」趙光斗聽允中口氣似有前知，不似尋常揣測之言，好生奇怪。便問他怎知妖人必敗？歐陽霜明日必回？可是師父行時還有密命，預示先機？允中知道說露了口，不便掩飾，又不敢全數泄露，祇得略說大概。趙光斗見他爲難，也知師父脾氣古怪，允中爲人忠厚，一問必說。先不肯吐，非無同門義氣，定是師父怪劉泉夙昔自負，故意使稍受挫折。既示仙機，必有解救之方。事有定數，即便問出，也難避免，轉生別的波折。師父一旦知道，自己也要連帶受責，何苦如此？想了想，決計先不追問。便對允中說：「師弟不必爲難，我知師父有心磨礪大師兄。我們多加一點小心，明午大師兄自和魏師弟先去，我聽師弟之意進止便了。」允中道：「其實與趙師兄分毫無干，大師兄也沒甚麼大不了，祇我日後卻有一點干係在內。師父又有嚴命，不許事前告人，如違重罰，所以不敢妄言。如大師兄真有甚險難，小弟拼受責罰，也無不言之理。本擬大師兄一走，再向師兄說明，急速尾隨前往，師兄今晚不問，明日也要說的。魏師兄法力雖差，好似無甚妨害。小弟雖得師父預示先機，也還不解是何緣故呢。」趙光斗知是實情，心料允中既奉師命，必有解救之法。劉泉雖無大害，虛驚小挫，在所難免。便囑允中明日務要早行，大師兄一走，立即趕往。允中知他誤以爲自己能夠解救，答道：「同門至交，禍福與共，義無坐視。不過師父並未有甚傳授，救星還恐應在女主人身上。爲今之計，除卻拼擔不是，和大師兄把話說明；再不就是設法延緩，使他過了午時再去。此外別無善策。」趙光斗細一尋思，師父爲人外和內剛，逆他不得，便依了第二條主意，明日設法延宕，捱到幫手快來再去。真要不聽，再與明言。

商議定後，潛夫見趙光斗進來，早把殘餚撤去，親往廚下重整餚酒，端了進來，殷勤勸飲。主人看酒精美，趙光斗平日本未禁絕煙火，三人又都好量，於是痛飲起來。賓主四人且飲且談，甚是高興，不覺天明。

趙光斗來時，劉泉曾說他自到蕭家，便在空中防守，一直未曾休息，命回房飲食安歇，

自己留守空中。等到巳初，再喚三人同出分派，即往天門嶺除害。好在陣法嚴密微妙，層層設伏，近峰一帶還有別的禁制，稍有警兆，下面必然發覺，即或敵人一舉來犯，也不妨事。趙光斗法力與劉泉原在伯仲之間，既無動靜，以爲劉泉必在空中，也就沒有在意。蕭家除蕭逸一人因要養息，客去便睡外，瑤仙夫妻心憂膽怯，加以親人骨肉劫後重逢，各有一肚皮的話要說，服侍蕭逸睡下，便和蕭玉守在室中，低聲泣訴經過，痛自怨艾。餘下諸人多是蕭逸門人弟侄，因聽妖人尚未全戮，仙人將全村人等召集一處，佈置比前還要嚴密，加以目睹瑤仙夫婦談虎色變之狀，俱料隱憂未已，各自驚心，聚集在左近閒房以內，弄些酒食坐守，俱都無一就枕。天明無事，瑤仙和蕭玉、蕭清先往仙人房中參謁，報知叔父已醒，人也康復，能夠隨意起坐，浴後更衣，即來專誠拜謝。趙光斗力言村主雖癒，仍須安養，不宜勞頓。因恐蕭逸至誠，攔阻不住，又想借他延緩劉泉時刻，隨同俞、魏二人前往蕭逸房內。蕭逸正在盥漱，正擬沐浴更衣，喫俞允中上前攔住，說：「相交以心，何須如此？村主元神受了重創，非特現在，便我四人走後，也須靜養，始能康復如初，心身均不可再勞。」蕭逸祇得應允，依舊臥牀相陪，問劉真人何往。趙光斗說：「在空中守望。今日前往妖窟，時辰犯忌，師兄爲人固執，未便明言。擬請村主借款客爲由，設下一席，強留他席終再去，延緩些時。」蕭逸隔晚就命家人備有盛筵，聞言忙令蕭清傳話將席晚開，設在自己房內，以便乘機延緩。

蕭清童心未退，昨晚妖人來時，曾在窗前偷覷。知道此時空中仙陣更爲神妙，以爲這裏看得更真，從天亮起，一得空便往平臺上觀看。見昨晚奉命移聚之地，人家房舍全和往日一般，目光所及，纖微悉睹。過了界限，全看不見一點景物，上空溟濛，好似籠着一層薄霧，太陽也祇看得見一團白影。估量風日甚是晴明，日光卻被薄霧擋住，不能照到地上。四下留神查看，也不見劉泉和劍光影子，老是靜蕩蕩的，任甚迹兆俱無。連看幾次，俱是如此。這次傳命回來，見諸同門與叔侄輩俱在臺上瞭望，忙奔過去，問見到甚麼沒有，全都搖首應無。祇得迴轉房內，偷偷告知潛夫。魏青見二人耳語，便問：「你們看到劉真人麼？」蕭清恭答：「弟子等肉眼凡胎，連看幾次，休說劉真人，昨晚還看見諸位仙俠劍光，今日祇見天空濛着一片薄霧，甚麼影迹都看不見了。」趙光斗心想：「敵已知我有伏，無須隱蔽，再說也不會常在陣外。人在陣內，不隱自隱，自己人怎會不見劍光影子？」聞言首先心動，疑他已往。魏青方說：「大師兄自來言行如一，白骨鎖心錘尚未帶去，要去也必先來喚我。必是將身隱起，決不會獨自前往。」允中因得師父預示先機，不等話完，忙出探查。到了平臺四望，果然無蹤，已自心疑。再飛昇上去一看，哪有劉泉人影。遙望天門嶺已在濃霧籠罩之下，知道不妙，立即飛回。當着外人不便張皇，祇向趙光斗一人說：「大師兄不在上空，許是獨自一人前往天門嶺去了。」趙光斗暗忖：「劉泉素來精細，分手時節還說得好好的，怎不通知一聲，丟下就走？除

了往天門嶺，別無去處。妖人去後，更未再來，否則萬無不知之理。」好生不解。忙告蕭逸：「師兄如往天門嶺，必是天明以前看出妖人底細，握有勝算。今日五行陣法生克相因，妖人多大本領也闖不進，決然無虞。我三人先出去查看，即便前往接應，也必留一人在此防守。務請各自安心，不可妄動。」說罷，一同飛出。

趙光斗自比允中識得妖法奧妙，纔到上空，便看出天門嶺上妖霧瀰漫，邪氣沖霄，分明妖人發動埋伏，斷定劉泉必已前往。略一尋思，叮囑允中暫爲留守，自和魏青趕往相助。剛飛出不遠，又見劉泉所着度厄仙衣發出來的火光，在妖霧中現滅閃射，隱聽迅雷之聲。劉泉既將師傳太乙神雷發出，益知失陷在彼無疑。一面催動遁法，一面指示魏青機宜，到時務要緊隨自己，一起用白骨鎖心錘開路，不可冒失亂闖，致爲妖人暗算。

一會兒到達，那妖陣便設在天門嶺絕頂妖洞外面。趙光斗到時，祇見千百丈陰雲邪霧籠罩嶺上，鬼聲厲嗥，甚是淒厲。除聽劉泉不住發放太乙神雷外，敵我俱看不見在何處，莫測奧妙，料知厲害。方在徘徊觀望，欲尋門戶，冒險衝入，忽聽一聲慘嘯，晃眼由霧影中飛出一條鬼影，手持妖幡，意欲晃動。定睛一看，正是昨晚兩次敗逃妖徒申武的鬼魂。想是逃回山後，妖人見他四肢已斷其三，嫌他無用殺死，將生魂收去以供役使。方恨妖人狠毒，未及施爲，魏青爲人肝膽好義，一聽劉泉失陷，早已急怒交加，匆匆趕到，見趙光斗觀望不前，已經難耐。忽見妖霧涌處，飛出一個手持長幡的惡鬼，不由滿腔火發，不問青紅皁白，猛將白骨鎖心錘朝前一指。

也是妖徒該遭孽報。昨晚逃回以後，妖師見他兩腿被魔火燒枯毀落，雖仗精通妖法，先將傷處骨節切斷，血脈封閉，得逃一死，人已殘廢。且又不比飛劍斬斷，日後還可設法接續。心想：「所煉天魔煉形大法若有一厲魄主持，可增不少功效。」便和妖徒商量，敵人厲害，報仇心急，令他暫助一臂。先將他生魂收去應用，等到報仇以後，再把所殺仇人肉身給他，使其重生。申武明知事太玄虛，仇人如爲煉形之法所殺，身已成灰塵，何來肉體？但是妖師狠毒，如說不行，反喫禁制，轉不如痛快答應。日後雖然難爲生人，總比那些日受煉魂之慘的惡鬼要強百倍。立即慷慨允諾。這時妖人正和劉泉苦鬥相持，自信再有片刻，即可全勝。一見又有敵人上門，既恐功虧一簣，又見敵人膽怯觀望，惟恐畏難退去，難以泄恨，自己不能分身，便令申武持幡誘敵。妖人因和劉泉鬥久，心神專注，竟忘了昨晚敵人持有白骨鎖心錘，正是那面妖幡剋星。妖徒深嘗厲害，雖然畏忌，無奈妖人令出必行，向不許問，祇得持了妖幡出陣晃動。誰知慘報臨身，魏青比他更快得多，纔一照面，便將錘一晃。錘上四個大惡鬼頭立時帶起四幢魔火妖光，怒潮般捲將上去。申武幡纔晃動，見狀大驚，厲嘯一聲，轉身欲逃，魔火已罩臨全身，嗖的一聲，

連妖鬼帶妖幡全化爲烏有。魔火所到之外，前面妖雲邪霧立即盪開，衝出一條雲。趙光斗見妖幡纔晃動，便覺心旌搖搖，暗道不好，忙攝心神。待將七星劍放起時，魏青已經出手。知道魔火厲害，祇魏青一人不怕，不知劉泉身在何處，恐有誤傷。一面同了魏青乘虛飛入，一面暗囑留心，將魔火收斂一些，等與劉泉會合，再作計較。天門神君林瑞遣妖徒鬼魂走後，忽聽慘嗥之聲，擡頭一看，四道魔火煙光已隨四惡鬼攻入，後面跟有兩個敵人。情知自己一時疏忽，沒有親出，誤遣妖徒，以致失機。妖徒消滅，主幡已破，又驚又怒。方欲倒轉妖陣，與敵一拼，趙、魏二人已循雷聲尋到劉泉，將惡鬼魔火指向側面，三人會合一起了。

原來劉泉在空中守望，將到黎明，遙望天門嶺雖然妖氣上昇，殺氣隱隱，以爲妖人不過照他本門妖法，祭鍊惡魂厲魄，佈一惡陣，憑自己法力，已有幾分勝算，何況還有白骨鎖心錘帶去，至多妖人將所煉妖魂一齊驅出，二邪相遇，同歸於盡。此錘早晚終須毀去，借此除一妖人，正是佳事，有何顧慮。正尋思間，忽聽遠遠破空之聲，似由左側面空中繞村而過，並沒看見劍光閃動。側耳一聽，已落在村外來路上去。先疑有別的異派中人路過，身正有事，既未來犯，本沒想去招惹。待不一會兒，猛想起那地方正是顛仙種植的七禽毒果林場。昨晚妖人走後，爲防二次來犯，傷害村人，曾將所有村人全數召集。果林無人看守，萬一因此失去，誤了元江取寶，怎當得起？當時一急，因已見機稍遲，又知埋伏嚴密，稍有迹兆，趙光斗便即警覺，事太緊迫，相隔又近，也不及下來知會，立駕遁光飛馳前往。剛越過環村危崖，便見金霞燦爛，將果林圍繞。另有兩個昨日見過的蕭逸門人，也在金霞護身之中大聲呼叱。知道守林村人並未回村，顛仙護林禁法已經發動，心中一放。再看對面站定一個身着黃麻、面如死灰、大頭短項、眼生額上、手足奇短、身材又矮又胖的妖人，手指一道灰碧色的妖光，正向村人喝罵：「速將手中鬼符放下，還可活命；否則少時破了老虔婆障眼法，叫你做鬼都難。」

劉泉認得這妖人名叫神目天尊，最精隱形飛遁之術。苦鐵長老未入佛門前，曾與相識。自從苦鐵長老煉成護身之寶，他知那寒犀照專破隱身之法，心還不信，強欲試驗。果然將邪法破去，重又苦煉多時，纔得復原，由此暗中懷恨。苦鐵長老入佛以後，痛悔前非，與各同道蹤跡日疏。妖人知此寶是他剋星，越發疑忌。始而匿怨相交，後又假說見苦鐵長老遷善歸正，也自改悔，常來親近。苦鐵長老雖看出他心術不正，積習難返，但本與人爲善之旨，並未深拒。這日苦鐵長老坐禪入定，喫他偷偷掩入，冷不防將元神禁住，立逼獻出三寶。苦鐵長老知他陰毒，便將三寶獻出，也是不免陰火焚身之慘。正在拼死相持，恰值劉泉回洞。妖人因知長老衆門徒現多遣散，祇剩劉泉一人，又值外出未歸，一下制住，志得意滿，不曾隱身。不料劉泉中途心動，突然折回。早就料他口是心非，

常來無甚好意，見狀又急又怒。一照面就下辣手，將身帶法寶、飛劍全放出去。妖人見勢危急，祇顧迎敵，心神一分，長老元神便脫了禁制。妖人知道不妙，仗着妖遁迅速，立即幻形遁去。恐長老師徒尋仇，一直隱藏多年，沒敢露面。長老元神也受了陰火重創，雖當做自身應有劫數，劉泉卻以爲師父難免兵解之厄，便由於此，追憶師恩，恨他刺骨，尋訪多年，不曾得遇。近拜淩渾爲師，纔聽說起妖人已經投到妖屍谷辰門下。今日狹路相逢，又是爲毀壞七禽毒樹而來，仇上加恨，如何能容。知他慣於隱形，一經認出，更不怠慢，一言未發，先將寒犀照朝前一指，數十道冷焰寒光連同飛劍一齊發射出去。

妖人原奉妖屍谷辰之命，來此暗毀七禽樹。到前路過天門嶺，望見有人在佈魔陣，知有同道中人在與仇敵相拼。這陣法過於惡毒，正教中人見了必不相容。前面不遠便是培植毒果之處，必有正派能人在彼駐守。如非精於隱形，逃遁迅速，也是不敢輕捋虎鬚。想看看主持陣法的是否熟人，又想試試對方深淺，沒有通知，便即隱身入陣。誰知滿腔好心，林瑞大敗之餘，怒火中燒，又因仇敵也是異派出身，竟把來人當做惡意。陣法又極厲害，外觀尋常，內藏微妙。神目天尊纔一進陣，便被覺察，如非善隱身形，認出林瑞是當年舊友，趕緊報名現身，幾乎喫了大虧。二妖人見面，各問本意。一個是妖屍法令森嚴，不許泄露，推說因事路過，無心相值；一個是護短好勝，在未報仇以前不肯詳告實情，祇說左近有一對頭，不久便要來犯，爲此設陣相待，等他入網送死。神目聽他說時滿臉忿毒之狀，知他事前必有挫折，所說不甚可靠，因未說出對頭姓名，想看看來人是誰。林瑞和他久別，聽說投在妖屍谷辰門下，也想教他見識見識自己所煉妖法，留他在天門嶺耽延了好些時候。趙光斗先在空中，遙望天門嶺上妖光邪霧忽然大盛，便是妖人入陣之時。等到天色將明，神目天尊問敵人好久不來，是何緣故？林瑞怒道：「這廝必是看出我厲害，不敢輕來。以爲他那臥雲村上空設有五行陣法，我就不能去麼？」神目天尊聽那地方好似自己去的所在，便套口氣，盤問就裏。林瑞便把敵人現在臥雲村用五行陣法防守的話說了。並說村人十分可惡，殺敵以後，定將全村殺盡，雞犬不留。但對頭姓名仍未說出，知他脾氣最惡，不便再爲追問。

此次原因有一異派中人路過臥雲村外，發現七禽果樹。又受萬妙仙姑許飛娘指使，說此果乃大熊嶺苦竹庵大顛上人所種，爲備元江取寶，充作蛛糧之用，令往報知妖屍谷辰。那人先並不知危崖以內藏有人家田園，許飛娘也是由崑崙派口裏無心中聽來，祇知村在哀牢山中，並未親往。得信時已屆取寶之期不遠，無暇命人往探。好在那傳話人已經去過，知道果林所在，臥雲村無關宏旨，神目匆匆領命，立即起程。既從林瑞口中得知村中藏有勁敵，連林瑞也是設伏相待，不敢尋上門去，可知厲害，哪裏還敢招惹。心想：「兩下里設陣相持，俱不出戰，此時偷偷前往，正是好時機。」聽完，隨即設詞別了林

瑞，訂下少時歸途再來看他擒敵快意，隨即繞道趕往。地理不熟，又聽林瑞說村在萬山之中，四外危崖刺天，環繞如城，佔地甚廣，略問即行，祇知繞崖飛馳。不料行處與蕭逸所居孤峰祇有一崖之隔，相去甚近。劉泉耳目又靈，破空之聲盡管微細，也被聽出，追將出來。妖人尋到村外果林，準備下手。當晚恰是柴成和蕭逸堂弟蕭迪防守。起初劉泉令村人移聚一處，免受傷害。二人忠於職事，知道果林關係重大，焉知妖人不乘隙侵害，又恃有歐陽霜所留靈符，便沒回村。惟恐劉、趙等四人見怪，也未說明。妖人到時，斜月初墜，天色正晦。因見果林中靜蕩蕩的，並無人在防守，剛現身形，欲用陰火將果林燒燬。柴成見狀，忙將靈符展動。果林中預伏禁法立生妙用，發出百丈金霞，將全林籠罩。二人藏處也有仙法禁制，如不出去，妖人決看不出。也是二人貪功心盛，見靈符生了妙用，妖人卻步張皇，恃有靈符護身，敵人無法傷害，不禁想傷敵人。二次取符施爲，發出金光護身，手持毒弩縱出，往外發射。

妖人先見金光霞影忽然騰起，大爲驚惶。及見出面二人俱是凡夫，看出靈符妙用，心纔放定，祇顧想施妖法，強迫二人將符棄去。雖恐村中勁敵得警追出，卻沒想到會是劉泉。知他持有苦鐵長老遺賜法寶，難於抵敵，忙即隱身飛遁時，人雖飛起，隱身法已被破去。劉泉懷恨多年，又知他是妖屍黨羽，如何肯捨放脫。不暇尋思，跟蹤急追，飛行也頗神速。妖人回顧追趕甚急，隱身法又業已破去，這等死仇，無論逃往何方，不被追上不止。事未辦成，又不敢引向妖屍那裏。逃出百餘里，忽想起天門嶺就在近側，何不引他入伏？立即改道，撥轉遁光往斜刺裏飛竄。兩下里都快，一會兒便即飛近。劉泉誓報師仇，一面急追，暗中已在準備辣手。一見天門嶺在望，知他用意，惟恐林瑞出來作梗，被他乘隙遁走，早將昔年所煉異派中惡毒法寶陰雷珠取在手內，拼着敵寶同毀，照定妖人身後打去。那陰雷珠採用地竅中陰火煉成，發時另有邪法催動，非中到敵人身上不發雷聲。發時祇有碗口大的綠火，中上立即爆散，將人炸成粉碎。除非道法高深，能先期破去，否則如影隨形，不打中敵人不止。祇是能發不能收，一次即完。劉泉也祇剩下這一粒，原備緊急之需。這時也是恨到極處，運用全力，加緊施爲，怎能躲過。妖人見天門嶺相去不足半里，瞬息可達，方在心喜，大呼：「林瑞道友快來！敵人被我引到了。」說時，還以爲劉泉落後尚遠，怎麼也追不上。忽覺一股陰風甚是勁疾，由後襲上身來，心剛一動，身已落在天門嶺上。百忙中待要回望，猛又覺後心一涼，不料中了敵人法寶暗算。一聲霹靂過處，血肉橫飛，形神俱滅，全部炸散，死於非命。

林瑞聞聲出陣。劉泉也飛離嶺前不遠，見林瑞手持妖幡飛迎上來，心想：「妖人在此佈陣，仇人已死，料無別的黨羽入村擾害。就此除去，也倒省事。」更不搭話，徑將金鴛神剪連同飛劍放起，一取林瑞，一取妖幡。滿想林瑞飛劍已失，仍和昨晚一樣，先下手

爲強，將幡斬斷，妖法便會減小威力。誰知林瑞所設妖陣外觀尋常，內藏魔教中的天魔煉形大法，厲害非常。所持妖幡經過多年祭鍊，乃無數生魂精氣煉成，看去有形，實則無質，與昨晚所用妖幡不同。祇本教中陰魔之火和各派中幾口有名的仙劍能夠將它消滅。劉泉所用飛劍、神剪僅能抵禦防身，破它卻難。先時那丸陰雷珠倒能將其擊散，偏在追殺神目時用去。劉泉先未看出厲害，及見神剪飛向幡上，金虹交尾一絞，幡便斷爲兩截，跟着便見黑煙冒起將幡圍繞，仍然直立不墜，同時林瑞袖中又飛出怪蟒也似兩道尺許粗的黑氣，將劍、剪兩道光華敵住。煙中妖幡也由斷而續，復爲原狀，連連晃動。猛覺心神不定，搖搖欲飛，纔知妖法厲害，幡乃兇魂厲魄精氣凝鍊而成，不可輕視。暗忖不妙，忙運玄功強攝心神時，四外陰雲滾滾，急如奔馬，雜着陰風鬼嘯之聲，已齊往身前擁來。倏地一片綠陰陰的焰光閃過，林瑞不知去向，祇餘兩條黑氣仍與劍、剪相持。光華過處，隨斷隨續，分合不已，總不能使其消滅，祇漸漸往後退去。劉泉當妖幡連晃時，已爲妖法所迷，仗着道力高深，元神凝定，稍一迷糊，即漸清醒，未被妖幡將神攝去罷了。

林瑞失蹤以後，劉泉見黑氣後退，自己隨着飛劍、神剪向前追趕，忽然省悟中了妖人誘敵之計。原定入陣除妖，雖然不怕，自己被誘深入，尚未覺出，妖人也不知隱向何處，實是不妙。身帶寒犀照至寶，又從師父煉就太乙神雷，怎會忘記使用？莫不中了妖人暗算？神志昏迷，就喫大虧了。料知身已入伏，這兩條黑氣也是妖魂變化，特意用來分己心神，使飛劍、法寶誤投虛處，不能用於防身，以便下手暗算。念頭一動，不禁大驚。決意改攻爲守，先把己身護住，查見妖人身形，再打主意。恰值四面陰雲鬼影逼近，更不怠慢，左手取出寒犀照，右手忙將太乙神雷連珠發出。

這時劉泉已被誘入陣內，妖人也回到中央法臺之上。因知劉泉道力甚深，看出被誘深入全無警覺，神志似近昏迷，自信魚已入網，必獲全勝，無須忙此一時。報仇之外，還妄想將他生魂攝去，以爲己用，故不曾速下毒手，將魔焰放出，緩了一步。不料劉泉年來道力精進，稍一警覺，立即清醒。妖人見他放出太乙神雷，手上寒光四射，雷火過處，惡鬼妖雲紛紛消滅。不知劉泉臨機警覺，還當他有心如此，不由又驚又怒。知道不妙，改爲專意復仇。忙即施展魔法，往外連晃妖幡，全陣魔焰發動，上下四方齊圍罩上去。也是劉泉命不該絕，機警神速，一見不妙，一面施展太乙神雷，用法寶照覓妖人；一面早將飛劍、金剪收回，又將度厄衣披上護身，未遭毒手。就這樣仍沒全照護到，下半身已喫地底突涌起來的魔焰沾染了些，當時激靈靈打了一個冷戰，幾乎墜落。如非飛起迅速，身有三件至寶，飛劍經過淩渾傳授重煉，不畏邪污，也早喫大虧了。

劉泉驚魂乍定，在飛劍寶光全身圍繞之中，往外一看，寶光以外，漫天蓋地俱是碧焰鬼

影，身子直如落在火海之中，也不知有多深多遠。先前寒犀照寶光照處，對面不遠有一法臺，上面坐定妖人，身側無數鬼影，有一持幡鬼童，好似昨晚受傷逃走的妖徒。妖幡頻頻晃動，魔焰愈盛。全陣祇有妖人師徒所立法臺約有丈許方圓沒那碧火。寒犀照雖能照見妖人，卻破那碧焰不得。祇管發動太乙神雷，那碧焰偏是隨消隨聚，越來越盛。法寶護體，雖難近身，因適纔腳底略爲沾染，這類魔焰極有靈感，竟覺冷氣由腳底上攻不已。幸是功候深純，運用玄功發動本身純陽真火，纔保無害。但也祇能不使上行，腳底觸焰之處依舊奇冷刺骨。暗忖：「是甚邪火，如此厲害，難道是魔教中魔焰不成？妖人現在對面，用甚方法可以除他？」

正尋思間，忽聽妖人厲聲喝道：「無知狗道，已經入我埋伏，現受天魔煉形之厄。快將身帶法寶飛劍獻出，雖難免死，還可放你鬼魂逃走；否則我驅遣天魔，發動千尋神光，形神俱滅，連鬼也做不成了。」劉泉一聽，果然是魔母鳩盤婆教下的天魔煉形之法。再用寒犀照四下查看，無數鬼影中祇有八九有頭無身的魔鬼，出沒隱現於熊熊碧焰之中，獰形惡態，獠牙森森，與白骨鎖心錘上四惡鬼頭相似，祇不及它形勢猛惡慓悍。情知魔陣兇險，除魔焰外，暗藏好些變化，倒轉挪移，機變微妙，任往何方，俱難衝逃出去。靜攝心神，立在當地，有寶護身，還可支持些時。看魔頭神情，妖人許是初煉不久，功候尚差。白骨鎖心錘可發千百丈魔火，以暴攻暴，足能破它。偏生錘上五個魔頭喫師父放掉一個，減去多少威力，就不可知了。爲今之計，祇有捱到魏青等發覺趕來，用錘一試。照着魔法定例，二魔相鬥，縱不能勝，也當同歸於盡。魔焰既消，妖人不難除了。想到這裏，大罵：「我奉師父淩真人之命來此除害，你這妖孽伏誅在即，還敢逞強誇口，少時人來，你便死無葬身之地了。」說罷，猛然朝前一衝，跟着連珠雷火迎面打去。劉泉恨極妖人，運用玄功全力施爲。妖人見他極力防護，久停未動，太乙神雷雖將魔焰衝開，隨分隨合，屢發無功，已不再發。一念輕敵，沒想到困獸之鬥，動作如此神速，話纔說完，人便催動遁光，飛臨切近。驟出不意，方想倒轉陣法、挪移法臺時，金光雷火已連珠般打到臺上，手持幡幢的執役惡鬼已被擊滅好幾個，法臺也被雷火震裂了一角。跟着人便飛回，用金剛住地法定在原處，大罵：「無知妖孽，劫限未盡，還有片時生存，也教你嚐嚐真人厲害。你看如何？」

妖人聞言，愈發暴怒如雷。所役妖鬼曾費了不少心力祭鍊，隨便消滅不但可惜，魔陣還要減卻一些效用。一面留神防備仇敵再舉，一面咬破中指，含血噴出，增加妖陣威力。血光過處，那九個魔頭忽受了妖法禁制，立即發威暴怒，口噴碧焰，髮飛牙舞，挾着千尋魔火，怒潮一般捲到，分九面將劉泉圍住。雖存寶光間隔，無奈適纔曾爲魔焰所傷，魔頭口一噴火，前被火燒之處便冷徹骨髓，逐漸上昇，較前尤酷，難耐已極。純陽之氣

稍一封閉不住，便喫分佈全身，奇冷外還加痠麻，難熬已極。救兵又久不到，似此厲害，便趙、魏、俞三人一同趕到，也不知能敵與否。萬般無奈，祇得仍用太乙神雷朝火光魔頭打去，雖然不能消滅，也能震退老遠，略緩始能再上。一面用玄功發雷，一面還得戒備冷焰攻心，端的痛苦非常。